

沈志遠著

大衆社會科學講話

婦女生活叢書



大衆社會科學講話

☆☆☆☆
☆☆
☆☆
☆☆

婦女生活社發行

☆☆
☆☆
☆☆

大眾社會科學講話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實價國幣捌角

著者 沈志遠

發行人 胡耐秋

發行所 婦女生活社

經售處 生活書店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第一四四六號

小序

跟「婦女生活」的讀者姊妹們，足足有三年零四個月不見面了。在三年零四個月以前，我曾經在本刊上連續發表了十二篇談社會科學常識的短文；後來合訂成書，叫做「婦女社會科學常識讀本」，到現在已經銷到了六版以上。這一方面證明大家對於我這一膚淺的拙作，還多少瞧得起，在我却感覺非常慚愧；另一方面證明我們的女同胞們對於向來被一般人認為「枯燥」、「死性」的社會科學，已經感到了高度的興趣，從當時的讀者姊妹們對那十二篇拙文的反響和以後讀者們要求繼續登載這一類講話的熱忱上，更證明她們的這種興趣還在不斷地增長着，這又使得我感覺十分的興奮。

不僅因為讀者們表現着這樣濃厚的興趣，而且也因為那十二篇文章還沒有包括社會科學常識的全部（那裏只包括哲學、社會學、經濟學和社會形態發展史四部門）雜誌編者和作者本人都深感有繼續寫下去的必要。可是由於種種關係，特別是由於作者本人生活的不斷

變動和事情的過分繁忙，到現在為止，始終未曾能把這一意願實現出來，這是作者深深引爲遺憾一的。

最近，本刊編者茲九先生告訴我說，從第八卷起，本刊內容要力圖刷新，並且再三要我記那件未完成的事情，重新完成起來。我呢，現在所担任的事情實在比一二年更繁更忙，大有一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可是因爲代表幾萬讀者的茲九先生再三誠懇懇囑，我只好在這極誠意的「壓迫」之下表示屈服了。

從這一期起，我預備寫的有十篇文章，分有下列四大講：（一）新政治學講話（三篇），（二）意識形態論（二篇），（三）民族問題講話（二篇），（四）社會問題講話（三篇）。讀者姊妹們，你們覺得這張「菜單」怎樣？如果大家認爲某一講題不合「口味」，不妨來函向編者提出「點菜」的意見來！

著 者

（原文登載婦女生活八卷一期）

目錄

小序		(一)
第一講 新政治學講話(上)		(一)
——關於政治的概念		
第二講 新政治學講話(中)		(二)
——國家是什麼？		
第三講 新政治學講話(下)		(三)
——現代國家底基本類型		
第四講 意識形態論(上)		(四)
——(一)意識形態底一般概論		(五)
——(二)意識形態是社會經濟關係所決定的		(六)
第五講 意識形態論(下)		(四)

第六講

民族問題講話（上）

——（一）意識形態底社會本質……………（四四）

——（二）現代社會底三種意識形態……………（四九）

——（一）民族的解說……………（五七）

——（二）民族怎麼會成爲問題？……………（六二）

第七講

民族問題講話（下）

……………（六五）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

第八講

社會問題（上）

……………（六七）

——婦女問題

第九講

社會問題（中）

……………（六七）

——勞動問題

第十講

社會問題（下）

……………（一〇五）

——農民問題

第一講 新政治學講話（上）

關於政治的概念

女
和
人
政
治

那些頭腦冬烘思想反動的人，往往把我們的女同胞不會作獨立的公民看待。他們常以輕蔑的口吻，說女人根本不配談政治，男人根本無需乎（甚至不值得）與女人們去談政治。在這班人的觀念中，「女人」和「政治」彷彿是絕對連繫不起來的兩個概念，是完全隔絕的兩個範疇（註）。他們可以在大庭廣衆之前，公然高唱其「女人政治絕緣論」，說女人是生來低能的，她們根本不懂國家大事，因而對國事（政治）絲毫不感興趣，至於參加政治，當然更談不到了。他們的結論是：養孩子，管家務，敬公婆，事丈夫，這才是女人的「神聖的天職」。

（註）

希臘(Catagoria)這裏「政治」一詞的含義，它是指國家事務在人類的意識上的反映。

這樣，女人就變成養孩子的「機器」，燒茶煮飯的傭僕和服事公婆丈夫的奴婢了。「機器」、傭僕、奴婢這三種身份，都不是獨立的人的身份，因而他們就被摒除在每一個獨立的人所應參加的神聖事業——政治——圈子以外了。這樣隔絕女人和政治的見解，不用說，是對於我們的女同胞的一種莫大的侮辱，是封建社會的思想殘渣。

然而話又得說回來了，不但民國以前的封建專制時代的女人，甚至在抗戰建國，向現代化路上邁進的今日中國的大多數女人，事實上也的確是與政治絕緣的。在飢寒、愚昧、黑暗中掙扎的勞動婦女（尤其是農婦）固然連個國家觀念的影子都沒有，至多也不過因為受不了生活的痛苦而偶爾起一陣「真命天子出世」的幻想，就是那種受過相當教育而被列入知識分子隊伍裏去的女人，對政治冷淡、對國事無興趣、把自己隔絕在政治圈子以外的，也的確不在少數。這是我們女同胞的一個莫大的弱點，然而這種弱點之產生，是有深長的歷史原因的。不過我們眼前的責任不是在解釋產生弱點的原因，而是在努力克服這種弱點本身。

女人真能與
政治絕緣嗎

前面我們說大多數女同胞與政治絕緣，這句話只是指她們不了解政治，不預聞政治這種事實而言的。實質上，事實上，她們真能與政治絕

緣嗎？她們真是在政治關係以外生存着的嗎？

不，不是那麼一回事。

西諺告訴我們，「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句話固然有些近於抽象，但其中却包含着一點真理：任何人不能脫離政治而生存，任何人不能與政治絕緣。女人也不能例外。小而言之，農人要墾殖一塊土地，必先向當地縣政府登記，獲得政府的批准，並按期向它完糧納稅，這樣才能獲得政府的保護。工商業家要開辦企業，也同樣地要向政府註冊，按期繳納營業稅或統稅，這樣才能獲得合法的保障。你在家裏住着，或在街上走着，假如有匪徒來傷害你或搶劫你，你就可以去報告憲警，他們會替你去搜捕匪徒。在這抗戰期間，政府為避免人民無謂犧牲和保持抗戰實力，就強迫都市的居民疏散到鄉下去；有必要居住在城裏的人，必須向警察局登記；沒有居住證的，就沒有權住在城裏。從這種日常生活的事例上，已可看出任何人都脫離不了政治。

大而言之，像從前滿清帝國時代的女子，別說經濟不能獨立，政治地位與男子不平等，而且連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的。所以女子是一般地處於附屬的奴婢地位。三從四德不只是一

種社會意識，而且也顯然反對封建專制政治下的無法律，它是被這種政治所鼓勵和鞏固着的。辛亥革命後，隨着民國的成立，女學校也興辦起來了，女人們（雖然極少數）得到了受科學教育的機會。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中，女權運動成了它的一個強大的支流。於是男女平等，女子參政等這類呼聲，就高入雲霄，但在當時需要的祇是一些呼聲而已，並未成爲普遍的事實。到了中國民族革命最高峯的今日，我們的女同胞不但法律上有與男子受平等教育的機會，而且幾千幾萬的女同胞直接間接地參加到民族解放戰爭中去，有的在前線做女戰士，有的在後方爲抗戰建國的神聖事業服務。這裏又顯然可以看出，隨着國家政治的進步，人民（特別是女同胞）跟政治的關係是愈來愈密切了。

一個開舖子的商人，本來想安心做他的買賣而絕口不談政治的，然而貪污政府的苛雜敲詐，帝國主義的橫暴侵略，立刻使他關門大吉。一個科學家本來在那裏專心研究，從來不想過問政治的，然而侵略者的炸彈突然落到他的實驗室裏來，頓時把它炸成爲一片瓦礫場，立時使得這科學家「一籌莫展」。我們本來是最愛和平的，我們同胞，向來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可是由於歷年內政的不修，國勢的衰頹，遂招來了東洋強盜的侵略，逼得四萬萬同胞都

不得不拋棄平靜溫暖的生活，破家蕩產，離開骨肉，不顧一切犧牲去與倭寇拚命，爭取民族的獨立生存。你縱然想與政治斷絕關係，政治却偏要找到你頭上來。

這一切的一切是證明甚麼？是證明任何人都不能脫離政治而『潔身自好』；政治可以使你安居樂業，也可以使你家破人亡；政治可以叫你活，也可以叫你死！試問生存在現代社會內的人，不論男人或女人，誰能與政治絕緣呢？

政治不是
同來有的

說了這一大堆，祇說明了人人都跟政治有關係，也不能與政治生活相隔絕這一點。那末究竟政治是甚麼呢？政治的定義怎樣下呢？

要解釋政治的定義，先得把政治這件東西的來蹤去跡探究一下才行。

政治是不是從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有的呢？它是不是與人類共存亡的呢？

前面所提到一句西人的格言『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說它是抽象的，正因為它肯定了政治和人是共久遠的；人既是政治的動物，則無異說世界上『有人類，同時就有政治。有些政治學者解釋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也同樣地就是要有『衆人的事』須加以『管理』的時候或地方，就是存在着政治的時候或地方。簡單地說，政治是和人的生命同久遠的。

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它與歷史的事實不符合。

在幾萬年前，當人類剛剛從猿動物蛻變過來不久，而尚處於野蠻狀態的時候，他們身上披的是樹葉，吃的是野生果實和生的獸肉，居的是山洞土穴。他們三五成羣的住着，生活是非常簡單，每天除共同採拾和狩獵以滿足當天的生活外，便沒有別的繁瑣事情。到後來，由赤手空拳的狩獵而進到使用石器，人類獲得生活資料的方法進步了，合作的需要比較迫切了，人口也逐漸繁殖起來了，居住在一處的已經不是「三五成羣」，而是有血統關係的整個氏族了。這樣就形成了氏族社會。氏族社會因為經濟活動漸形繁複，需要一個「德高望重」的族長來指揮一族人的勞作和處理生活資料的分配，然而氏族內部人員的相互關係還是既極簡單，又極平等；共同勞動共同享受，絕對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現象。他們唯一活動就是共同合作與自然做鬥爭，以取得生活資料而維持生存。所以氏族社會本質上與太古野蠻社會沒有區別，今人通稱之為原始共產社會。在這種原始共產時代社會，根本沒有劃分成爲利害對立互相衝突的階層，統治和被統治，因而也沒有國家和政府；換句話說，那時就根本沒有政治。

國家的發生
而發生

由於生產方法的改進和生產的增長，分工開始發展，社會財富有了給養一部分不勞動而專司指揮、管理、分配的人們的可餘。加上不同氏族間因為爭奪資源地面經常作戰，俘虜被貶為奴隸，專事生產的勞動。奴隸勞動在最初是偶然的個別現象；久而久之，因為奴隸勞動能創出更多的財富，來讓大家享受，於是奴隸制就告成立了。

這個社會就顯然劃分成爲兩大陣營：一面是專事勞作的廣大的奴隸羣，一面是坐享奴隸勞動產物的奴隸主。奴隸和奴隸主的利益是絕對不能調和的。在這種利益不能調和的基礎上，奴隸主爲要達到把奴隸當作牛馬看待而隨心所欲的加以剝削的目的，就需要一個體壓奴隸之可能的反抗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國家。有了國家，就有運用國家權力的種種活動，就有從這種活動中所發生的種種人與人的關係——主要的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這種關於國家權力的各種活動，就是政治活動；從這種活動中所發生的人與人的關係，就是政治機關。行使國家權力的各種機關之體系，叫做政治機構。以進行種種政治活動爲任務的各種組織，叫做政治組織（例如政黨）。

這樣，國家一產生，政治就隨之而發生。政治是關於國家權力的種種活動的總合，同時又是從這種活動中所產生的人與人的關係的總合，政治機構、政治組織、政治運動乃至於政治變革等等，便是政治的具體表現。

政治是社會
經濟基礎
的上層建築

那末政治在社會中處於何種地位呢？它是決定一切的主導力量呢，抑是被決定的附屬東西呢？

我們看了前一段說明，就知道有了國家才有政治，而國家本身却是隨着利益不可調和的社會集團（階層）之產生而產生的；而社會集團又是社會生產方法進步和生產力增長的結果。生產方法和生產力（以及由此產生的人與人的生產關係）不是別的，正是社會的經濟基礎。所以，政治是不能離開經濟而單獨存在的，它產生於經濟，並被經濟所決定，這不是再明顯沒有的道理嗎？在新社會學理論中，政治（它的活動，機構，組織等等）就因而被稱為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之一。

便是任何「上層建築」（除政治外還有法律，意識形態等）對於經濟基礎的關係也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消極的。它從基礎上產生出來之後，對於基礎就有很大的積極的反作用。關於

這一點，請讀者參閱「婦女社會科學常識讀本」第二章第三節，頁八七——八八，這裏恕不贅述了。

政治不
是永遠
存在的

看了上面的說明，我們知道政治不是向來就有的；在人類歷史中，曾經在幾萬年的長時期的（即在原始共產時代）是沒有政治這東西的。因為那時根本沒有國家。

但是從奴隸社會時代所發生的政治是否將永遠存在，與人類社會同久遠呢？根據前面的分解，這個問題是不難解答的。因為政治既是隨國家之產生而產生，那末如果將來有一天世界上根本沒有國家，當然政治亦即隨之而消逝了。不錯，到今天為止，世界上任何一只角落都存在著國家，即連社會主義的蘇聯，國內階級雖已消滅，但是因為它處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它的國家不但不可能在現在消逝下去，而且還正繼續加強起來。因此，處於今日的世界，任何人都仍擺脫不了政治，而懸在「真空」中過生活。這都是事實。然而根據最進步的社會科學的理論，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堅信不疑的預見到將來的世界，一定不會有國家界限之劃分的。當所謂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社會出現的一天，也就是國家完全消逝的一天，到了

那時，政治也將絕跡於人間了。

關於國家消逝這一點，欲知詳情如何，且聽下面分解。